

生活故事

早起这件小事

林可依文

最近因为搬家,离单位远了。但让同事们吃惊的是,虽然家是离单位最远的,但我依然是每天到单位最早的那一个。

面对同事们惊讶的目光,我笑笑:“没什么,早上早点起床就好。”

确实,早起是我多年以来的习惯。而让我养成这个好习惯的,全是因为父亲当年的严厉。

那时,我还没有结婚成家。和身边的同龄人一样,我也喜欢吃喝玩乐,没事就爱睡个懒觉。但是,和别人的父母大多会纵容孩子的“爱好”不一样,父亲对我特别严厉,尤其是早上睡懒觉这一点,父亲是绝对不能容忍的。

父亲自己,就从来没有晚起的习惯。

父亲出身农家,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,最后走出小镇,来到了上海,成为了一名老师。之后又凭着自己的努力,当上了学校领导。在父亲的字典里,从来没有睡懒觉这个词儿,他从小遵循的是“黎明即起”,一大早就开始读书。

也许正是因为如此,父亲看到别人睡懒觉,总觉得那是白白浪费了大好光阴。所以,他从不允许家人睡懒觉,尤其是我。

父亲一直主张年轻人不能太过安逸,勤奋、耐劳的好习惯要从年轻时培养。对父亲的观点,我总是以为不以为然,甚至觉得他有些小题大做。

自然,我常常置父亲的训诫于不顾,抓紧周末的机会睡懒觉。但父亲却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,每次我好梦正酣的时候,就被父亲叫醒了。看着父亲严厉的表情,我不敢反驳,只能乖乖起床,即使心里再不乐意。

只是,每次过后,我又故态复萌,总要等到父亲把我叫醒,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起床。

有一次周末,因为有个临时任务,单位领导要求全体加班。我习惯了周末早晨父亲一准会叫我,因此连闹钟都没调,便放心大胆地睡了。等我睡到自然醒,两眼一睁,看到天光大亮,才猛然惊觉大事不妙。拿起手表一看,早就过了上班的时间。

那一次的教训太深刻了,我面红耳赤地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,真正领略了什么叫如坐针毡。

我特别埋怨父亲,他为什么不叫醒我,是在故意“整”我。但到后来,我想明白了,其实父亲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“长记性”,让我牢牢地记住这个教训。

我真的再没了睡懒觉的癖好。久而久之,便形成了习惯,每天一到点,就自然而然地醒了。

自从养成了早起的习惯,我才发现了早起的好处。每天总感觉时间特别充裕,可以做很多原来想做而做不成的事情。早锻炼、背英语单词、自己动手做早饭,一个早晨忙碌而充实,让一天的心情都变得飞扬了。

后来,我喜欢上了写作,于是,早起写作又成了我的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。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,早起思路特别清晰。每每此时,我都不禁感谢父亲当年对我的严厉,如果不是他逼我一把,我真的不会养成这样良好的生活习惯。

一转眼,父亲因病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。虽然他没留给我们多少物质上的东西,但是,他却在精神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。他的谦逊、低调、朴实无华的人生态度,他的善良、包容、大气的处事态度,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而他生活中许多点点滴滴看似微小的生活细节,更是深远地影响了我们。

就像早起这件小事,就是我们终生享用不尽的良好生活习惯。

世相百态

授粉记

杜祖德文

今年家里那盆石榴树在开花座果时,经历了少有一波三折。

四月下旬刚育上花时,恰逢我和老伴要花半个月去国外游。行前为它浇足了水,回家时再看它,但见走时刚露雏形的花骨朵已长成了含苞欲放的模样,其他枝头也爆出了不少新的嫩花头,只是枝叶看上去有些蔫。

急忙拎上半桶水,连树带盆一起浸润。经过补水,蔫卷的叶子舒展开来了。还没高兴几天,原先长势颇好的花蕾,纷纷凋败。幸好暮春五月,仍在石榴树开花座果期,几天后枝头又重新萌发出一茬花蕾的后继力量。

待花蕾稍事成形,发现花苞的颜色有些不对劲?花苞的外色呈现出仿若竞技运动员加快跑步到达终点时的那种绯红,去年石榴花开时我曾遭遇过这种红色,这是浓肥惹的祸,是“烧花”的前兆。这色导致了去年石榴树不仅没结果,连完整的花期都没展现过。

果不然,这色的花苞还未长到膨化阶段,便夭折掉落了。最后,只剩一朵还顽强地在枝头系着。从此它成了我的宝贝疙瘩,遇上刮风下雨,忙不迭将它端进屋,唯恐风雨把这朵花也打落了。

有事没事我总想去端详它几回,愁着如何“授粉”,树上的花在一起绽放时,可借助风势和飞虫的触碰来授粉。如今花剩独一朵,风和飞虫难为这无粉之炊。去找授粉的花源呢?

经仔细甄别发现它花尾呈锥形,是雄花长相,并没那带子房凸起的雌花神韵。让我欣慰的是,枝头上又新发现一朵带绿的新花苞。

虽明知之前那朵宝贝疙瘩是雄花,但求果心切,在花友的帮助下找到了匹配的授粉源。

在石榴花盛开的第二天,我采集到了粉源。授粉前,先铺了张白纸怕采集花粉掉落无法收用,然后再用棉签抹擦花粉。经一番抹擦,白纸仍旧干净得什么都没留,再看看棉签,那白色的棉团被薄薄地染上了花蕊的黄色。不管它是否是花粉我就用沾染黄色的棉签去轻轻叩碰另朵花。为保险,我还把那白纸卷拢对准花蕊用嘴吹了过去,希冀此举能确保授粉的效果。

授粉后的石榴花,起先还在枝头上挂着。岂料没多久便一如雄花的人生轨迹悄无声息地掉落了。

所幸,那朵带绿的新花苞还在枝上平稳地成长着。

待绽放后,照例又对它进行授粉,将之前授粉的程序如法炮制了一遍。授粉后的那几天对它十分牵挂,起床后就要先到窗前的花架上去查看那朵石榴花。瞧瞧它是否还挂在枝头?看看它的长势,有没有带来欣喜的变化?

授粉后,花瓣凋落了,它仍然挂在枝头。花蕊色变了,它还在枝上。子房在膨大,它还牢牢地悬在枝头。这是个硕果的好兆头……

这次授粉的经历,竟让我找回了中学时做实验的忐忑感觉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岁月悠悠

一推车柴草

李德生文

我的老家在鲁北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正是全国人民勒紧腰带、奋发图强的时期。因当时物资匮乏,再加上鲁北经济落后,农村基本是依靠春秋收过活。老百姓过着勤俭持家、节衣缩食的日子。

就说做饭烧水用的柴火吧,家家都靠一年中收获的秸秆,像麦根子、棒子秸、棉花柴等。但这些大都难以继,有时到春季就青黄不接了。所以平时农家就早作打算,夏秋割草晒干,秋后就拣拾柴禾备着。

我少儿时也拾过柴火。平原上拾柴不像山区,拿把砍刀进山砍些枯枝杂树,绳子一捆背回家。平原上主要是捡拾秋后枯萎的野草,遗留的庄稼根叶等。那时,我十几岁,曾捡过豆查根,拾过树枝,搂过枯草。因当地资源少,到了秋冬,荒野光秃秃的,几乎寸草不留,凡是能用的都被捡走。有的家中年轻人多的,就跑到外地去接拾柴禾,以备家中柴草不足。

我记得在一个初冬的星期六,下午放学回家后,父亲对我和姐姐说:“明天咱也到远点的地方接拾点柴火,早晨起早点。”第二天清晨四点多,父亲就把我们叫起,把准备好的耙子、绳子、干粮等用品放到车子上。父亲推起车子,我们跟随父亲,迎着冬日的寒风就出发了。

大约走了两个半小时,步行二十余里,来到邻县惠民城边一块收割后的玉米地里。看到地里剩下的残叶枯草还可以,父亲说:“我们就在这里搂吧。”此时太阳刚刚出来。我和姐姐、父亲各持一把竹耙子,分别找了个叶草较多的地方就干起

来,一边搂一边拾。虽然风瑟气寒,但干得挺有劲,一会儿身上就冒出了汗。上午十点多,我们歇了会,顺便吃了带来的干粮和水。少憩,接着又干。太阳快落了,父亲就把一天的收获打捆装车,真不赖,一天的忙活收获不小,弄了有三百多斤柴草,满满装了一小推车。待收拾好耙子等工具,父亲驾起车子,我们开始往回走。

父亲推着柴草,我和姐姐跟在后面。

不大一会儿,天黑了下来,大概走了十来里,父亲的脚步慢了下来。一天来只吃了一顿凉食,加上不停干活,父亲有些疲惫。为了节省体力,姐姐在小车前面拴上绳子拉着,我们三人继续前行。离家还有七八里地的时候,看到前面路旁不远的小茶炉还亮着灯。口干舌燥的我们在茶炉前,放下推车。父亲敲开茶炉的门,里面走出一位大叔,父亲说:“麻烦给点水喝。”大叔爽快答应着,从里边端了些水。喝了点水,休息了会,疲惫有些缓解,我们谢过茶炉主人,我也在小车前拴了根绳子,和姐姐一块拉着。晚上九点多终于赶到了家。

这一路走了五六个小时。这次外出拾柴,一天下来,虽累得精疲力竭,但看到收获的那车柴草,心里觉得很欣慰,这段经历深深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对我来说,拾柴火的意义不只在帮家里解决点柴草不足,也让年少的我体味到了生活的不易。

现在好了,人们再也不用因为缺柴而苦恼。日子虽越来越红火,但在这斑斓的物质时代里,勤劳奋斗的精神不能丢。



晨曦 钱政兴

杨浦记忆

控江文化馆忆旧

邱伟坚文

控江文化馆原址位于黄兴路控江路口的东南角,现在为一家电器商厦的位置。我印象中它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一栋方方正正的建筑,一块宽敞的场地,底层是电影院,二楼似乎有排练室、娱乐活动室等,因为那个时候它仅对文艺团体或组织开放,并不接待散客,所以周边居民对楼上设施并不熟悉。而里头的电影院在新村孩童的心目中,绝对是一座享受艺术的殿堂。

如今,为什么一些经典老电影仍会在中老年人中引起共鸣百看不厌?我猜想是因为童年时对此印象太深的缘故。

那时候新电影首映控江文化馆一般是轮不到的,第二轮放映它必定上榜。彼时,我们所在的小学包场去观看。我们穿着整洁的衣服,在老师带领下从学校出发,一路欢笑一脸兴奋……美好的日子总是转瞬即逝,后来文革了,一段时间电影全部禁映。虽然后来陆续开始放映一些解禁的影片及阿尔巴尼亚、朝鲜等国的电影,但不论品种、数量及水平,都令人生出今非昔比的感觉。

那时邻里关系融洽,新村楼里有邻居被文化馆聘为义务纠察,其酬劳就是电影赠票。每到年夜晚上,伯伯及阿姨就会走到相邻人家送几张电影票来,小孩子们嘴里一阵欢呼声,佳肴也顾不上吃了,争先恐后拿

到手中,俨然是年夜饭餐桌上一道最靓丽的风景。

文化馆外广场也有风景,前面空地按如今说法,是杨浦颇有规模的地下调房交易市场。每到夜间人头攒动,聚集了许多欲改善居住条件的中老年人,嘴里嚷着什么一调二、二调一、市区调杨浦等行话;上海人不仅会螺蛳壳里做道场,而且会调整自己螺蛳壳的方位朝向及面积。还有就是电影票的地下交易也很红火,楼上邻居有个很聪明的孩子,那时迷上了刚解禁不久的中外电影,父母对他的求知欲自然设法满足。无奈电影票紧张,光有钱是没用的,但他脑子灵活,候在影院门前总能等到退票。殊料这一候就候出了名堂,一来二去就出了名,乃至后来有谈恋爱的青年小伙子会专门找他预定某日晚上的电影票。

控江文化馆早已不见踪影,只是关于它的那些年那些事,还留在我等这代人的心中。